

# 想象的交往

## ——以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传播

王 静

**【摘要】**从以口语为媒介到以网络为媒介，从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到身体缺场且身份缺场，人际传播发展出一种新形式即想象的交往。在物质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表现为交往主体的符号化，交往地域的无限性，交往形式的间接性和交往内容的书面化。在社会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显示出交往经验的中介化，交往体验的流动性，交往关系的平等性、重构性和脆弱性以及交往控制的弱化间接化。想象的交往是以虚拟方式存在的社会事实，并现实地影响着在场交往和在场秩序。

**【关键词】**网络媒介；人际传播；在场；缺场

人际传播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人與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传播学视角下的人际传播与社会学视角下的人际交往均指向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情感、形成认同的社会过程。从交往场景的时空物质基础来看，交往者的实体身体直观可见就是身体在场，反之则为身体缺场。从交往场景的具体社会结构来看，交往者的社会身份明确便是身份在场，社会身份隐匿则为身份缺场。如果不是以交往场景为场域，而是以宏观社会场景为场域，那么，无论实体性的在场交往还是想象性的非在场交往都是真实发生的现实交往。

### 一、从身体在场到身体缺场

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这部著作中，沃尔特·翁区别了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前者指文字发明之前的口语传播，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于身体的物化媒介。与原生口语文化相对应的社会交往可视为原生交往，与次生口语文化相对应的社会交往可称作次生交往。在原生口语文化下，身体在场的聆听与倾诉是人际交往的唯一形式。

身体是否在场对于交往活动至关

重要，身体社会学认为身体不仅是自然的、物理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是社会结构产生效应的定位基础和作用场所。原生交往存在两种形态，其一为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其二为身体在场而身份缺场，身体在场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原生交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首先，原生交往的时空向度被限定为“同时共在”。“同时共在”意味着在相同传播时间交往双方在共同的传播空间进行交往。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物质向度，也是对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最直观的表达。基于身体在场的“同时共在”是一种不可抗拒也无法突破的物质限制，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交往是在特定的物质时空和社会场景中交往双方共同参与、协作完成的对话过程。

其次，原生交往的媒介包括口头语言、副语言和身体语言。口头语言是原生交往的显性媒介，此外，还包括副语言和身体语言。副语言由伴随有声语言发生的语气、语调、语速和音质、音量、重音等要素构成，身体语言由眼神、表情、手势和体态等要素构成。副

语言、身体语言能够与口头语言协调配合，加强其表现能力和表达效果，反过来也会把一个人想用言辞掩饰的东西暴露无遗。有分析认为：原生交往的全部信息传达中，只有7%取决于谈话内容，38%在于辅助语言，55%决定于外表、表情等视觉因素。生活经验也已经表明，面对面的直接互动才是真正的全媒体传播，副语言、身体语言即使不是主导性的，那么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

再次，社会文化通过交往场景嵌入原生交往。由于身体在场，交往场景本身成为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交往展开的物质场所，又是传播进行的社会文化环境。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以及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是人们心知肚明的社会文化规则。时间和空间不仅具有物质向度，同时具有社会向度，原生交往在特定的社会时间、社会空间和社会情境中进行，社会文化通过交往场景嵌入交往过程，控制交往行为。春节和情人节发生的社会互动大为不同，酒吧和教堂发生的交往行为大为不同，医患之间和师生之间发

生的传播活动也大为不同。一旦步入某种具体的交往时空和情境,身处其中的交往者立刻自动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各种基本规定以及精细要求,继而策略性地选择“应景的”交往内容及交往风格,包括确定话题、发起交谈、转化话题、结束交谈的全部过程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文化的限制和规定。

最后,社会权力通过交往者的社会身份嵌入原生交往。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的原生交往是基于血缘、姻缘、地缘、学缘和业缘等关系的熟人之间强联结的频繁交往和深入交往,社会权力和在场秩序通过交往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和支配在场交往行为。身体在场而身份缺场的原生交往是陌生人之间弱联结的偶然交往和浅表交往,交往者社会身份的模糊不明导致社会权力和在场秩序对交往行为的控制弱化、间接化。类似路人之间的问答或者乘客之间的攀谈,一方面要比身体身份双重在场的交往轻松随意,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交往风险。一般情况下,开口问路之前人们不免先打量一下对方。开始闲聊之前恐怕要依据对方性别、年龄、容貌、衣着、随身用品以及气质和举止,初步判断其身份和地位,看看彼此是不是合适的谈话对象。交往双方依据在场的实体身体所透露出的大量身份信息,猜测、推断对方的社会身份,以寻求交往的安全和妥当,于是社会权力以双方推定的社会身份作为作用点重新嵌入交往活动。

从身体在场的原生交往到身体缺场的次生交往,交往媒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文字首先开创了延时、异地交往的技术可能性,打破了物质向度方面“同时共在”的时空限制,身体在场的人—人直接交往由此延伸出身体缺场的人—文字—人的中介化形式。相对于以口语为媒介的原生交往,以文字为媒介的次生交往发生了以下一些重要改变:面对面听与说的同一交往场景分离为书写场景与阅读场景;面对面听与说的同一交往过程断裂为书写过程、书信传递过程和阅读过程;既是言说者又是聆听

者的交往双方分化为相对固定的写作者与阅读者;多媒体传播多感官卷入转变为副语言和身体语言灭失,倚重书面语言倚重视觉;手抄抑或印刷的文字文本独立于交往者身体而存在,联系起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双方。

“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在场——因为不在场也揭示存在,因为不在那里仍然是存在。”在《存在与虚无》的导言中让-保罗·萨特提示我们:将非在场与在场两相对照能够发现非在场对揭示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口语交往与文字交往的比较发现:身体在场对原生交往意味着什么,那么身体缺场的次生交往就相应地在这些方面发生变化。网络交往部分地继承了文字传统,同时也构成对口语传统的回归,其中包括一种区别于以往交往实践的新形式——身体缺场且身份缺场的想象的交往。

## 二、身体缺场且身份缺场

如表1所示,身体是否在场与身份是否在场形成四种不同组合关系,亦即人际交往的四种类型。类型3是原生交往的媒介延伸,存在于文字书信、电报电话和因特网等传播媒介的社会运用之中,发生在具有确定社会身份和先在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交往者的对话和表达均有明确指向,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或者一个拨错号码的电话只是作为意外事件偶然存在,电子邮件、MSN和QQ等网络工具首先用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远距离联络。类型4是网络媒介独有的双重隐匿双向想象的人际交往。

表1 人际交往的基本类型

交往类型	原生人际交往		次生人际交往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身体在场	是	是	否	否
身份在场	是	否	是	否
交往媒介	口头语言、副语言、身体语言	口头语言、副语言、身体语言	文字书信、电报电话、网络	网络

在交往的物质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交往主体的符号化。原生交往中,交往双方见到的是活生生的人,

有性别、年龄等自然规定性和贵贱、贫富等社会规定性。想象的交往中,交往双方首先接触到的是一个网名,一个个符号,交往主体的实体身体和社会身份双重隐匿,并不直接暴露可见。虽然也能从交往过程中获得对方的某些自然信息和社会信息,但是没有实体身体作参照,这种基于抽象符号以及对方单方面陈述的推定往往并不可靠。“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谁又能轻易断定不知身居何处、正在敲击键盘的那个人是男是女,是善是恶,是美是丑。

其二,交往地域的无限性。地域范围是社会交往的空间物质向度,原生交往中,一个人的交往地域局限于实体身体所能抵达的范围,是有限的。想象的交往中,实体身体的轻与重消散了,地理场所的远和近消弭了,代表交往主体的符号可以轻易地流动到任何接入网络的角落。符号化在场使社区、城市、国家以及山川海洋对人类交往构成的社会屏障和天然阻隔一并永久消除。

其三,交往形式的间接性。身体缺场的交往都是间接的,由交往媒介把不在场的交往双方联系起来,实现人一机器—人的网络互动。关闭电脑、手机或者断网断电的瞬间,身体缺场的间接交往随之停止,交往双方脱离了想象的交往,回到各自所在的物质时空和社会场景。当然他们的身体实际上就呆在原地,一刻也不曾离开。

其四,交往内容的书面化。网络媒介支持文字和音视频即时互动,但是相对常用的还是想象空间最大的书面语

言,主要由抽象书写来完成内容传达和彼此形象、身份的建构。一方面,网络带宽等技术因素的制约导致音视频通话的速度和清晰度差强人意,另一

方面,陌生人交往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和安全隐患,交往双方对自己声音及身体形象的暴露心存疑虑,因而互有保留。基于实体身体的副语言、身体语言在书面表达中缺失,于是补偿性地出现了具有类似功能的书写符号,“:)”表示一张一般的笑脸,还有相应的符号对大笑、吐舌头笑、挤眉弄眼笑等不同表情做出模拟,试图软化书面语言的正式性和生硬感,使想象的交往平添生动,富有情趣。

在交往的社会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交往经验的中介化。原生交往中交往经验的获得建立在实体身体在场活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在场经验、直接经验。想象的交往中,交往经验的获得建立在符号互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选择性接触、理解、评价和记忆信息的传播经验,类似吉登斯所谓的中介化经验。基于身体亲历亲为的在场经验是有限的、稳定的,中介化经验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同时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动状态。

其二,交往体验的流动性。交往体验的流动性首先表现为交往主体在多重身份多重人格之间的流动。原生交往中交往主体的社会身份明晰,相互关系确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交往者都需要保持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其角色扮演是可预期的,人格显现是稳定的。想象的交往中,交往主体并不具有确定的身份和关系,在不同交往情境以不同角色与不同交往对象交流互动,在线尝试线下生活中没有机会获得的多种体验,受到在场秩序压抑和束缚的那部分人格得到释放和表现。在场性别、在场年龄、在场等级消失了,交往者的身份和人格处于流动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匿名的狂欢。

交往体验的流动性还表现为从中心化到非中心化的流动以及从边缘化到去边缘化的流动。原生交往中处于社会中心的交往者由于失去了在场秩序的赋权,在想象的交往中不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不可质疑的权威。原生交往中

处于边缘文化的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和其他社会底层民众,利用网络相对容易地联系到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倾向和信念的人,不再那么孤单无助、被动压抑。想象的交往中,你我都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节点,彼此作为符号互动中的一个ID,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模糊了,中心和边缘具有了相对性和流动性,反传统、反权威、反主流的话语空间空前膨胀。

其三,交往关系的平等性、重构性和脆弱性。格雷戈里·贝特森把社会信息传播区分为揭示传播内容的“内容讯息”和揭示传播者之间关系的“关系讯息”。任何交往都是关系传播和内容传播的统一,一句话不仅看说的是什么,关键要看是谁说的。在场关系寓于交往行为之中并由交往行为体现,从根本上决定了交往内容、交往效果、交往频度和交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等各种交往要素。想象的交往中,双方是网络中相遇的陌生人,摆脱了在场等级,彼此平等地进行交往。一句话不必看是谁说的,就看说的什么,有没有道理,能不能得到认同。不是由关系决定传播,而是由传播决定关系,即在内容传播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有什么样的交往内容就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

交往关系的平等性是相对于在场身份、在场等级而言的,指想象的交往在起点上的平等,交往过程中会重新构成虚拟身份,重新构成基于虚拟身份的不平等关系,同样存在交往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权力等级,与实体社会权力一样表现为处于高位高等级的人对处于低位低等级的人的管理、支配和控制。有论者指出:“在线虚拟身份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离线等级被打破,而且还意味着等级的重建。赛博空间并不是天然平等的‘无知之幕’,而是一个新的名利场。”

由于原生交往的可见性,其交往行为本身向实体社会宣告了交往者的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在客观上受到在场秩序的约束和保护。基于符号互动的想象的交往不具有可见性和公开性,和

谁交往,进行哪些交往只有交往者自己知道,相互合拍则继续交往,一言不合可能就断绝交往。虚拟社会中虚拟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交往关系的建立、维系和终止是交往者自主合意的结果,较少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或保护。

其四,交往控制的弱化间接化。原生交往中,社会实体权力和在场秩序通过暴露可见的交往场景、明确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嵌入交往过程,支配交往行为。想象的交往中,交往场景虚拟化,交往者的真实身份和社会特征模糊化,社会实体权力和在场秩序对非在场交往行为的控制弱化间接化。想象的交往是实体身体、真实身份缺场的交往,但不是无身体无身份的交往,通过符号互动,交往者在对方的想象中建构了与其实体身体和真实身份若即若离的新的身体意象和新的身份表征,一方面成为既有社会文化重新嵌入虚拟交往的作用点,另一方面也是建立缺场秩序的起点。想象的交往允许一位老年男性以青年女性的身份存在并享受某个或者某些男性的爱慕之情,允许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败的人以英雄自居并得到认同。交往者的实体身体和真实身份以缺场的方式隐性存在,被建构被想象的身体意象和身份表征以符号化的方式显性存在,既有社会规范并未离场,新的认同权力、缺场秩序正在形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60042)

#### 参考文献

-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曼纽尔·卡斯.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转引自兴越.连通虚拟人际传播与现实人际传播的桥梁[J].新闻传播,2011(3):67-69
-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刘蒙之.格雷戈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4):72-78
- 曾国屏.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王静:天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